

引 言

如果你在某一段时间内旁听了一系列刑事审判，并且又追踪了这些案件在监狱中的执行情况和在有关统计中的结果，你将惊奇地发现许多相互矛盾的审判和事实堆积在一起，它们不断恶性循环。一方面，法官几乎总是脱离开犯罪人去考察犯罪，常常把犯罪看作是奇闻轶事，看作是行为人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一种没有任何理由会再次重复的偶然事件；另一方面，那些邪恶之徒却不思悔改，不断地重新犯罪，累犯率甚至达到 30%、55%、80%，并且在一定的时间中保持着持续的频率，他们给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并使正义黯然失色，试图以此作出相反的证明，这种证明往往在异想天开的反累犯竞斗中最终取胜。所有直接与罪犯交往的人，比如罪犯的家庭成员与监狱的领导人员，都把罪犯视为不同于其他人的人、弱智者、精神失常者、根本或者几乎不可救药者。精神病专家从大量案例中发现：将精神病与犯罪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相反，立法者通常不理睬精神病专家的上述大胆评论，也不爱听监狱官员们胆怯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在罪犯中很少出现自由意志的反常状态，经常（至少是在几年前）把矫正看做是其尘世使命的最伟大目标之一，并且为此确定法律标准，他所依据的是一些不容妥协的方针，不承认在正常人、精神失常者和犯罪人之间存在着任何过渡形态。至于平民百姓和代表平民百姓的陪审团成员（不过，他们所代表的是有武装、有权势的俗人）则嘲笑上面两部分人，他们更为关心的不是科学准则，而是

心灵准则，经常怀念原始的正义，怀念社会报复；犯罪越是奇特和凶残，使他们感觉强烈的就越是恐怖而不是怀疑。

之所以会不断出现这些分歧，原因是多方面的。

立法者与哲学家，这些人心灵正直，习惯于人类最高尚的思维。他们作出判断的出发点是将心比心；他们几乎生来厌恶邪恶，并且以为别人也同样如此；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理论的玄虚和高傲，屈身深入到卑贱和乏味的刑事犯关押场所。至于那些审理事实的法官，他们很自然地听从现实忧虑的支配，我们所有人在遇到攸关生命的情况时都会受此种忧虑的支配，都会因一些暂时的、活生生的利益而一叶障目，看不清有关案件与自然的普遍规律之间的联系。

在我看来，而且不仅我自己，在我之前，Holtzendorf、Thompson、Wilson、Beltrani Scalia、Despine 等人也这么看，要想弥合各种各样的分歧意见，要想破解犯罪人是属于正常人范畴还是精神失常者范畴（或者叫“他们自己的世界”）这一疑问，要想了解是否存在真正的犯罪自然必然性，最好是把那些高尚的哲学理论放在一旁，同样，也别兴冲冲地针对刚刚发生的事件进行调查，相反，应当直接对犯罪人进行体质和心理方面的研究，并且将有关的分析结果与正常人和精神失常者的情况进行对比。

本书就是这方面调查成果的汇集。

第一章

对 101 个意大利犯罪人头骨的研究

关于犯罪人的人类学研究必须从最基本的体质特点开始，解剖学的材料就能为我们提供有关的数据。我的研究对象已经从 55 个增加到百余个，考虑到如此大量的研究对象，考虑到本书主要读者的特殊情况，似乎最好只概括地介绍一下研究要点，把作为结论依据的数据作为附录置于本书之后。

我们从头骨的外缘周长开始考察，发现犯罪人多数表现为小头畸形，很少表现为巨头畸形，与精神病人相比，此种情形较为明显，但与野人相比，则稍次之。根据 Calori 的研究，意大利男性头骨的平均容量是 1551 立方厘米，而相比之下，67 名成年罪犯的头骨容量则明显偏低，平均为 1466 立方厘米。

其中：8 人的头骨容量最低，只有 1100—1200 立方厘米；在这 8 人中，1 人是盗窃犯，1 人是纵火犯，2 人是谋杀犯。

24 人的头骨容量差别不大，都在 1300 立方厘米左右。

20 人的头骨容量为 1400 立方厘米左右。

只有 5 人有着正常的头骨容量，即 1500 立方厘米以上；他们当中，2 人是诈骗犯，1 人是谋杀犯并且其骨缝衔接完好。

10 人的头骨超过平均容量，达到 1600 立方厘米以上。这其中有一凶残而聪明的皮埃蒙特匪首 Artusio 以及他的一位其狡猾程度不逊他的助手 Violini，一名犯有盗窃罪和谋杀罪的布雷西亚教士，一名犯有杀人罪和强奸罪的特雷维索人 Soldati，此人在 70 岁

时头骨骨缝仍保持完好，并且曾经成功地摆脱过所有的司法调查；另一人也是威尼托人，来自于帕多瓦，曾三次实施杀人罪，他的头骨容量高达 1633 立方厘米。需要注意的是，威尼托人的头骨容量是比较高的，我先前的研究已证明这一点。

至于妇女，由于研究对象太少，不宜轻率地下任何结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野人的情形一样，她们的头骨容量平均与男性相等，甚至稍高，即 1497 立方厘米。在她们当中，二人的头骨容量大大地超过了平均值，其中一人也是威尼托人，犯有投毒罪。

一般来说，盗窃犯的头骨容量比较低（1321 立方厘米）相对而言，谋杀犯的头骨容量则稍高些（1415 立方厘米）。

关于头颅指数，在按地区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在犯罪人当中，部分人继续表现出与正常人头颅形态相近的倾向。

请看下列统计：

在 27 名皮埃蒙特人中	短头型：20 人	长头型：3 人	中间型：4 人
在 2 名热那亚人中	短头型：0 人	长头型：1 人	中间型：1 人
在 29 名伦巴第人中	短头型：14 人	长头型：8 人	中间型：7 人
在 13 名那波利人中	短头型：5 人	长头型：7 人	中间型：1 人
在 2 名撒丁人中	短头型：0 人	长头型：2 人	中间型：0 人
在 6 名威尼托人中	短头型：3 人	长头型：2 人	中间型：1 人
在 16 名艾米利亚人中	短头型：13 人	长头型：1 人	中间型：2 人
在 5 名托斯卡纳人中	短头型：3 人	长头型：1 人	中间型：1 人
在 1 名罗马人中	短头型：0 人	长头型：1 人	中间型：0 人
合 计	58 人	26 人	17 人

人们会迅速发现在艾米利亚人中短头型者明显居多；如果把

两名摩德纳人也算入其中的话，这一现象则更加突出。根据 Calori 的研究，25% 的波伦亚人以及更多的摩德纳人是长头型人；而现在我们却发现 16 人中有 13 人是短头型，如果按照人们的习惯把中间型也看作短头型，我们将发现 16 人中有 14 人是短头型；其比例不再是 75%，而是 87%。但是，这一情况可以从犯罪的分布中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人们发现：以上各省中多数的谋杀犯和杀人犯具有短头型，比例为 32 : 42；长头型和中间型各有 5 人。

上述情形在那波利人中表现得更为奇特，在那波利，多数人为长头型，然而，在 9 名那波利杀人犯中有 5 人是短头型。根据 Calori 的研究，在正常人中，52% 的那波利人和 81% 的西西里人是长头型。

人们还发现，在一些杀人犯尤其是皮埃蒙特的杀人犯中，短头型的指数达到 90 : 88，这一指数也特别反映在呆小病患者当中。

在托斯卡纳和伦巴第，短头型杀人犯的指数也常常达到 87，而据我所知，这在正常人中是极为罕见的。

关于这一奇特的情况，我们也从对活人的研究中得到证实。颅相学专家曾经隐隐约约地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利用了有关的成果；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夸大了上述现象的意义，得出结论说：在颞页中隐藏着教人残暴的器官。

然而，应当注意以下事实：极为凶残的谋杀犯 Cipolla（我把他的头骨交给了 Golgi 博士）的上述指数为 72，一名都灵的杀人犯的指数为 71，残暴的 Bouhors 的指数为 89，在 Barkow 的解剖图中，杀人犯 Matzk、Flegel、Magdelaine 的指数分别为 86、82、84；相反，Blank 则属于长头型，Lacenaire 的头骨显示的指数是 76，Helouin 的指数是 79，Hulbach 的指数是 78，Avril 的指数是 72，Lemoine 的指数是 73。所有这些著名的法国谋杀犯几乎都是长头型或者中间型，惟一例外的是 Lecoutte，他的指数是 85。

在盗窃犯和诈骗犯当中，似乎主要表现为长头型，尤其是在盗窃犯中。请看：

在 16 名盗窃犯中	长头型：9 人	中间型：3 人	短头型：4 人
在 4 名诈骗犯中	长头型：2 人	中间型：0 人	短头型：2 人

如果像很多人所习惯的那样，把中间型也算入长头型，那么，在 16 名盗窃犯中就有 12 人为长头型。人们发现，在一些人中，长头型的指数达到了少见的水平，例如：一名热那亚人为 70，一名卡拉布里亚人为 68，一名帕维亚诈骗犯的指数为 73；最奇怪的是，一名皮埃蒙特人的指数为 72。

长头指数在盗窃犯（71）、谋杀犯（72）、拉皮条者（74）之间差别不大，后两类人的指数稍微高些。在对 50 名对象的考察中人们发现：有 8 人为低指数，但是，低指数的情况比较经常地出现在盗窃犯中（9 人中有 4 人），而不是在杀人犯中（27 人中有 4 人）。

真正的斜头型有 3 例。

双颧直径，在所有的地区并且对于一切形式的犯罪，均呈现出比正常人宽的特点，正常人的双颧直径通常为 142 至 149；比较确切地说，在 35 人中，有 6 人的双颧直径正常，3 人的低于平均值，其他 26 人的全部宽于正常人；此种情形反映在 Barkow 和 Gall 的解剖图中以及凶残的 Bouhors、Magdelaine 和 Fingass 的头骨中。

只有 3 人的脸角达到 80 度或 81 度，这三人都都是杀人犯或者匪首，他们全部达到了脑容量的最高水平。其他 38 人的脸角都度数较低，几乎不存在地区上的差别，例如：一名皮埃蒙特谋杀犯的脸角为 69 度，两名伦巴第的盗窃犯和作假犯的脸角为 70 度；一名西西里人的脸角低至 68 度；一名伦巴第人达到 69 度；一名托

斯卡纳谋杀犯为 70 度，其他几名托斯卡纳人为 74 度，一名罗马人为 72 度（请注意：在所有意大利人中，罗马人和托斯卡纳人的脸角是最为开阔的。）

如果平均一下，我们发现：

那波利谋杀犯：	71 度	盗窃犯：	76 度	拉皮条者：	—
皮埃蒙特谋杀犯：	73 度	盗窃犯：	72 度	拉皮条者：	—
伦巴第谋杀犯：	73 度	盗窃犯：	69 度	拉皮条者：	70 度

我们在对谋杀犯 Flegel、Blank、Fiebig、Fingass、Scurberg、Crapsck 和 Hanhn 的头骨进行研究时发现，他们当中只有两人，即 Hanhn 和 Blank 是直颌；其他人都是突颌，与黑人的头骨相同。

骨缝正常的只有 17 例；在年逾 75、80 岁的老人中，有 5 例骨缝还开着，这些人（如 Villella、Pietrotto、Soldati）直到晚年还是闻名的罪犯，并且屡次逃脱司法审判，他们中的一些人脑容量很大，但一些人则脑容量很小并且存在许多猿人的反常现象。

在 44 人中，有 11 人的骨缝衔接完好，没有留下痕迹，虽然他们尚未达到成熟的年龄。一名因通奸而杀人的都灵宪兵，其头骨的矢状缝已经衔合，尽管他的前胸骨尚未衔合。

在 42 名谋杀犯中	骨缝正常：	14 人	早熟衔合：	22 人（完全衔合：4 人）
在 9 名盗窃犯中	骨缝正常：	4 人	早熟衔合：	5 人（完全衔合：3 人）
在 4 名诈骗犯中	骨缝正常：	2 人	早熟衔合：	2 人
在 3 名拉皮条者中	骨缝正常：	0 人	早熟衔合：	3 人

在 99 人中，有 21 人的前额骨缝明显简单；有 5 名老人的前额骨缝呈不规则纹路；有 1 人的矢状缝是斜的。

另外，在 12 人中发现中额骨缝，其中有 5 名老人；有 9 人的骨缝纹直到鼻根。颞颥的弓形线在正常人的头骨上不怎么显露，而在 66 名罪犯中有 26 人明显凸出，而且弓形线比正常人的更靠近

矢状缝；在 12 人中形成真正的骨冠。58 人的上眼眶弓或额窦发育特别。惟一没有这种痕迹的是谋杀犯 Soldati，而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有此特征。15 人的眼眶是歪的；3 人的鼻腔呈漏斗型并且向外扩张。

在 98 人中有 16 人被发现有正中枕骨窝，11 人的尺寸正常，此情况在正常人中的比例为 4% 或 6%；只不过这里的比例提高到 15% 而且，其中一名是波伦亚人，他的枕骨窝比常人的大出一倍多；另一人是卡拉布里亚的盗窃犯，叫 Villella，他没有任何特别的色情倾向，直到 70 岁骨缝还敞开着，他的枕骨窝尺寸非常特别，长 34 毫米，宽 23 毫米，深 11 毫米，与此相伴随的是两侧枕骨窝萎缩，完全缺乏内枕骨销；枕骨窝的两边受限于骨凸，骨凸先是平行的，表现出不规则的四边形，在靠近枕骨孔的地方，与一小块三角型骨岬联系起来；根据这样的表面情形，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有可靠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情况属于真正的蚯突(vermis)肥大，可以说是真正的正中小脑。这个器官从高层次的灵长目传给啮齿动物、狐猴科或受孕 3—4 个月胎儿；我、Bizzozero 教授、Foa 教授、Calori 教授以及 Bergonzoli 教授曾在 107 具尸体中发现相互吻合的反常现象，比例为 60%，在上述许多尸体中，与正中窝相对应的是横卧的肥大蚯突。

退化的其他特点表现为前额退缩(98 人中的 36 人)，筛骨深陷于眼弓之中并且额叶缩小，此情形发现 9 例，其中 4 例为盗窃犯，4 例为谋杀犯，1 例为强奸犯，它们均出现在 82 名考察对象当中。在 82 人中，有 7 人面额的颧骨骨突外凸，其中 5 人为盗窃犯，1 人为强奸犯，另 1 人为杀人犯；发现 5 例鼻上印堂凹陷的情况。

发现两例基本骨突凹陷，就像呆小病患者那样，同时，颞扁平且拉长。

在 98 人中发现 17 例沃姆氏骨（指在头骨骨缝中长出的多余骨头，以丹麦解剖学家 Worm 的名字命名。——译者注）它们经常是出现在反常的部位，例如：2 例在额骨的眼眶面上，1 例在颧骨上，6 例在枕骨中间，形成顶间骨；在 35 人中有 6 例发现骨面织物；3 例发现寰椎与枕骨相衔接，在上述卡拉布里亚人 Vilella 身上，同时存在的现象是大的正中枕骨窝以及倾斜的头骨和脸面；一名 Trapani 的谋杀犯也有一个枕骨窝，但小得多，并且他的头骨也是斜的；一名波伦亚的谋杀犯，Amedei，有着一个巨大的短型头，头骨倾斜，多有沃姆氏骨且硬化；有 3 人的枕骨髁呈双关节面；6 人的脸部明显倾斜并且是斜头畸形；在 71 人中，有 17 人的头骨较厚，从 12 到 21 毫米各不相同，这造成头骨分量增加到 832、920、930 甚至 1143 克；在 21 个过秤的头骨中，有 3 个重量为 900 多克，2 个为 800 多克，5 个为 700 多克，5 个为 600 多克，4 个为 500 多克，1 个为 400 克。在 94 个头骨中，有 7 个发现裂痕，其中 2 个出现在前额，1 个出现在顶骨，裂纹均已愈合。在一名佩鲁贾谋杀犯头上，发现一些很发达的枕骨包；在一名卡拉布里亚盗窃犯头上，枕骨包则萎缩，一名因勒索罪而被判刑的皮埃蒙特人的情况也是这样。有 7 人（全是谋杀犯）表现出颞颥肿胀，有 18 人表现为颌宽大，尤其是朝上的部分。一名谋杀犯表现出下颌凸出，而上颌是直的，因此咀嚼面不相吻合。1 人腭骨的平面板是扁平的和宽的。在 35 人中，有 5 例智齿长得很大，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很年轻；有 5 例没有长出，尽管已经上了年龄。有 8 人门牙很大；2 人的犬齿长得特别长。在 33 人中，发现 3 例双下眼眶孔。

关于枕骨孔的面积、眼眶的容积、脑脊椎的指数和眼眶的指数，我们只研究了以下 21 例：

	枕骨孔面积头骨容量脑脊椎指数			眼眶容积头眶指数	
Arnioni 逃兵	651	1380	21	64	21,56
Pettinato 同谋	723	1355	18	45	30,00
Gatti, 盗窃犯	845	1130	14	64	17,15
Belgrati, 杀人犯	912	1450	15	56	25,91
Rossi, 杀人犯	719	1400	19	60	23,33
Macchi, 盗窃犯	1003	1325	13	66	20,00
Taracchi, 盗窃犯	733	1325	18	51	25,88
Rainoldi 盗窃犯	806	1540	19	53	29,00
Palazzoli, 盗窃犯	955	1350	14	44	30,70
Rosi, 谋杀犯, 托斯卡纳人	1000	1435	14	50	28,70
Birro 谋杀犯	696	1326	19	50	26,52
Pietrotto 盗窃犯 托斯卡纳人	766	1365	17	48	28,45
Martinati 拉皮条者 ..	750	1300	17	56	23,21
Modenese 谋杀犯	736	1275	17	38	26,00
Veneto 谋杀犯	730	1633	22	54	33,00
Brusa 谋杀犯 维罗纳人	750	1625	21	62	26,20
R., 盗窃犯(女) 维罗纳人	820	1410	17	66	21,2
O., 盗窃犯 维罗纳人 ...	730	1710	23	78	21,3
I. 教士 盗窃犯 布雷西亚人	791	1660	20	63	26,5
Artusio 谋杀犯 皮埃蒙特人	652	1620	20	50	34,4
Appiani (同上)	—	1328	—	46	28,6

在 20 人中, 有 5 人的脑脊椎指数低于平均值, 其中 3 名达到 13、14、15 的人是盗窃犯; 10 人的指数与平均值相差不大 (17、18、19); 至少有 4 人超过了平均值, 他们是逃兵 Arnioni (21) 以及 3 名威尼斯谋杀犯 (21、22、23)。7 人 (其中 3 人是盗窃犯) 的

头眼眶指数超过了平均值；4人（2人为谋杀犯，2人为盗窃犯）的稍低于平均值，7人的则大大低于平均值。

奇怪的是，有13人的眼眶容积超过平均指，只有3人的低于平均值。这种情况在我汇编的文集中已经得到证实，最初是由 Tamassia 教授，现在是由 D'Raseri 教授；它似乎是器官在长时间使用后进行协调的结果，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肉食鸟中。

如果我们总览一下这些材料，并且把它们同有关精神病人（呆小病患者和白痴除外）的材料进行对比，我们将惊奇地发现，罪犯中的头骨反常现象似乎更多。实际上，在对我的诊所中的59个精神病人头骨进行研究时，我发现其中20人带有很发达的额窦；22人带有正中枕骨窝，其中只有一人的较大；我发现有12例头骨骨缝简单；31例骨缝衔接，其中7例衔接得不完全；2人有头骨裂缝；2人一直保持着中额骨缝，只有1人有前额平均值的痕迹。19人有很凸出的颧颞弓型线（32%）；在5例中出现真正的冠状突起。6人有很多沃姆氏骨（10%）。3人为环型头或斜型头。只有1人的枕骨孔不规则；没有任何人表现出寰椎的衔接。在45人中，有3人属于真正的小头畸形，其容量还不到1200立方厘米；有6人稍微超过上述容量；有10人超过1400立方厘米；10人超过1500立方厘米；2人超过1600立方厘米；超过1800立方厘米的只有1人。为了进行比较准确的比较，我们在此只计算了男性精神病人，其中头骨容量超过1800的，1人；超过1600的，2人；超过1400的，10人；超过1309的，7人；低于1300的，1人。

在41个精神失常者的头骨中，重量情况如下：900多克的，1例；800多克的，4例；700多克的，5例；600多克的，17例；500多克的，8例；400多克的，5例；300多克的，1例。

总的看来，带有正中枕骨窝的罪犯要比具有同样情况的精神病人少些，前者占16%，后者占33%。在后者中，骨缝的早熟衔

合现象较多，为 52%；在罪犯中则为 44%。在这两类人都以同样的比例（21%）存在着额骨缝简单的现象。在罪犯中，次小头畸形现象比在精神病人中出现得多，大约为 10—7%。与精神失常者（25%）相比，罪犯中头骨容量减少的情况更多，为 30%。在罪犯中，70%的头骨被发现硬化，在精神病人中则为 66%。在精神病人中，额窦发展的情况也不那么多，只占 33%，而在罪犯中则占 52%。在罪犯中，发现中额骨缝的频率超过了精神病人，为 12%；沃姆氏骨繁生的情况也较多，大约为 18—10%。在罪犯中，比较多的人表现出寰椎骨接、下颌骨发展、宽颌、凸颌，等等。对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应感到惊奇，因为大部分精神病人不是天生如此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而罪犯的情况则相反。

试图探讨这些事实的原因，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此，我并不企图对这些反常现象的原因作出解释；但是，我不能不指出这样的情况：出现在罪犯头骨上的反常现象与在有色人种或低级人的头骨中发现的生理反常现象多有吻合。

有早熟骨结的，占 44%；凸颌的，占 92%；额窦发展的，占 52%；头骨明显加厚的，占 24%；保持中额骨缝的，占 12%；额骨缝简单的，占 24%；颞或颞肌的弓形线比较突出的，占 39%；发展成颞的冠状突起的，占 7%；下颌骨异常长大的，占 20%；前额后退的，占 36%；眼眶倾斜的，占 15%；颞骨距远或者宽颌的，占 74%；智齿长得较大的，占 45%；头骨容量低的，占 30%，其中属于真正的小头畸形的，占 11%；沃姆氏骨频生的，占 18%；这些都很容易使人想起黑人种族以及除白色人种外的美洲种族和蒙古种族，并且经常使我们联想到史前人。

Calucci 先生针对我提出的极为机智的批评迫使我不得不离开一下正题。这位杰出的法学家借用 Huxley 的某些话（它们暗指的是猿猴，而不是原始人或野人），否认以下说法：在史前人的头

骨和野人中可以发现真正低级形态的特点；并且他想以此搞乱我的整个体系。但遗憾的是，对我有利的证据太多了。

达尔文写道：古代人种表现出更加相近于动物的结构，而不是现代人的结构。根据 P. Strobel 的研究，“现代人的外貌比古代人更远离形态学的模糊点”。事实上，Broca 发现的鹰嘴孔——

在巴黎的墓地，占 4%；
在杜邦的训鹿纪，占 30%；
在阿让特伊的石桌坟，占 25%。

欧洲人头骨容量的平均值（立方厘米）为 1400 到 1500
印第安人、黑人、中国人、马来人头骨容量平均值为 1300
南太平洋人、波利尼西亚人、霍屯督人的头骨容量平均值为 1200

Mantegazza 在 3 个新西兰人的头骨中发现颌间骨的残余，这种颌间骨一直保留在哺乳动物中。

颞额的骨缝，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极为罕见的反常现象，却在有色人种中经常发现；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双下眼眶孔和某些沃姆氏骨。

Neanderthal 的头骨以其特有的厚度和很大的额窦而区别于现代人。Schaffhausen 注意到，正是由于这些特点，野生动物、野马、洞穴熊、野猪不同于同类的驯化动物。上述头骨也表现出枕骨倾斜的特点，容量很低，只有大约 1230 立方厘米，类似于现代的霍屯督人。

也不能说这是一个病态的头骨（就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因为就许多特点而言，它同 Enguisheim 的头骨、Lizere 的头骨以

及 Borreby 的头骨很相近。

Engis 的头骨的指数为 65，额容积小，眼眶大，眉弓不大凸出，前额后退、狭窄，“肯定属于能力欠缺的人”。

Nicolucci 说：Liri 的头骨的容量为 1306 立方厘米，它的脑子在小脑型中也应当算小的；我们的其他史前人头骨与此相似。

维罗纳的史前人头骨表现出下巴凹陷，额窦和颧骨极为发达，明显的凸颌。许多骷髅带有与霍屯督人相同的鹰嘴孔。

Gibilterra 的头骨是长头型，眉弓宽阔，前额小而后退，并且像猿猴一样缺少犬齿窝。

Eyzies 的头骨有很大的容量，前额明显发达，但呈现出凸颌，下颌骨的朝上部分发展很大，骨缝简单，等等。

田纳西的史前人头骨在后面有枕骨孔。佛罗里达的史前人头骨带有真正的颞冠。

还有其他一些情况，特别是：存在正中枕骨窝（16%），有枕骨髁的双面关节（3%），颞扁平，基本骨突的凹面，筛骨和鼻槽内陷，脑脊椎指数低下（15%），眼眶指数低下（25%），过分的凸颌，这些都可能使人联想到更遥远的返祖现象。但是，我们至今还不能以此解释经常发现的头骨和脸面偏斜、寰椎与枕骨的融合或衔接、5 例年迈者仍保持额骨缝、在 100 人中 8 人为斜头畸形的现象；这些现象似乎是由于头骨在胚胎发育时期的错误而造成的，这种结果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也可能对个人的道德水平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些反常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几乎总是成组地出现在某些个人身上，使这些人表现出大量的单项反常现象。例如：在 Villella 身上，我们不仅发现寰椎的骨结和萎缩，而且还发现侧枕骨窝厚大、中枕骨窝萎缩、头骨歪斜，等等。在特拉帕尼的一名几乎是小头畸形（1130 立方厘米）的谋杀犯身上，我们也发现了寰椎骨

结、头骨和脸面歪斜以及中枕骨窝。一名撒丁的盗窃犯也是小头畸形(1156 立方厘米)，他前额后退，脑坡上长骨赘 (*ostesifiti del clivus*)，68 度颌突，骨头沿矢状面增高。另一名帕维亚的盗窃犯也是小头畸形，在他身上发现筛骨内陷、早熟性骨结、头骨硬化、突颌、前额后退、颞部冠状凸起，并且有许多沃姆氏骨。卡拉布里亚人 Gatti 是典型的小头畸形，他也表现出筛骨内陷、头骨硬化、额叶萎缩，因此，在对颅腔浇铸石膏后，中部的额叶陷下一条宽嘴，在这条宽嘴与头骨的平面之间隔着明显的空间。

与头骨完全正常的人相比，存在大量上述反常现象的人难道能说具有同样的智力水平并且承担同样的责任吗？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头骨反常现象只不过表现出智力中心最粗糙的损伤，是容量和形式的反常。如果说生理组织状况以及体现人脑状况的外在形式能够明显表现出来的话，情况就是这样；人们可以从 Vilella 的例子中发现这一点，在该人头骨中大概有一个居中小脑，类似于啮齿动物。上述两者的特别基骨都表现出与呆小病患者相同；在 Benoist、Lemaire、Freeman、Mombly、Leger 身上发现的头骨脑膜炎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人均因谋杀罪而被正法，没有任何人怀疑他们有着先存的脑反常现象。Bergmann 发现一名罪犯大脑的后角粘连，这种现象使人毫不怀疑地推断炎症的预先存在。一份检验报告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我应当感谢尊敬的 Meriggi 博士）。圣安杰洛的 53 岁鞋匠 Sgarlini 因淋巴结增生症而死于帕维亚；他从来没说一生得过什么脑疾病；在尸体解剖中发现他的大镰中有两个骨瘤，其中一个体积很大，呈锥形，像一颗榛子，它的尖伸进额叶；他曾经因盗窃罪而三次被判刑，上述淋巴结增生症是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发生的。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奥尔米茨的 Villigk 教授最近对 Freud 大脑的观察。Freud 是一个 25 岁的男人，希伯来人，旅店老板，他

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反常的征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犯了盗窃罪和谋杀罪，并且在 1 月 29 日被判处绞刑。他大脑的重量是 1340 克（比平均值低 10 克），他的胼胝体比平常人的短，前额脑回和距状沟与长尾猴的相似。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在脑细毛膜中有大量的色素，特别是在脑半球皮层的第二、第三、第四层的动脉管上；在表面层、髓质和中淋巴结上比较少见，在额叶中很多，在小脑、延髓和脑细胞（Betz 在附近发现的大细胞除外）上则少有。一些成组的上述着色的大细胞也在前中脑回中发现。这些非常的检验报告证明：在可归罪性问题上，不仅应当注意大脑的建筑结构，而且还应当注意它的组织构成；笔者的结论也同样如此。遗憾的是，这种结论只能在死后得到！

一个人的大脑可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反常情况，尽管在生活中没有表现出疾病的症状；Soltmann 对脑皮质中的意志活动中心的发展和逐渐增加进行了观察，他的观察结果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从他对兔子、狗和新生儿所作的实验中人们发现：在刚出生时，大脑皮层没有任何点，对它的电刺激能够决定活动，但是，仅仅在前 16 天中，这些中心就逐渐发展起来并且根据不同的肌群而各自独立。在生命的前期缺乏这些中心，因此，在这一时期中脑疾病可能处于潜伏状态。实际上，如果在脑半球的某一区域出现发育停滞的情况，各种功能的调节中心也就不可能增加，但是，就像在胎儿生活期和子宫外生活前期中那样，一个或者少量几个中心将代替其他中心，分工不细的生理运作将表现出其不完善性，病变进程也如此潜伏着。

第二章

对 1279 名意大利罪犯的人体 测量和相貌分析

如果只是根据在尸体上发现的少量测量数据而对犯罪人的头骨形式说三道四，那么，我的工作将被在许多人看成是莽撞的和空泛的。然而，我有幸能够将上述少量测量数据同从 1279 个活人身上取得的数据进行对照研究。我应当特别感谢 Pellizzari 博士和 Beretta 博士的帮助，他们向我提供了 400 名威尼托罪犯的测量数据；特别感谢 Tamburini 博士的帮助，他给了我一套 100 名安科纳囚犯的完整人体测量图；特别感谢 Virgilio 博士，他在本书出版后对 266 人进行了研究；感谢 Raseri 博士、Zavaldo 博士、Zanca 博士、Salis 博士、Maino 博士、Manfredi 博士、Borgomanero 博士、Frisetti Tancredi 博士，他们研究了 168 人，其中 120 人为未成年人。我还应当感谢 Beltrani Scalia、Fano、Cardou、Costa、Gamba 的帮助，感谢佩萨罗、亚历山德里亚、米兰、帕维亚、安科纳、帕兰扎、都灵和热那亚等地监狱的监狱长们，他们协助我对 771 名男犯和 74 名女犯进行了研究，这些罪犯是从最闻名的累犯中挑选出来的。

我们从 120 名未成年人开始，Raseri 博士和 Frisetti Tancredi 律师非常认真地共同进行了这项研究工作。经过与 Bonafous 学院相同年龄和相同生活方式的青年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他们的体